

进入秋天,大地才打开调色板模式,植物们现出的颜色,仿佛画家的神来之笔。不用说草叶花卉,稻穗也是眼看着渐变成黄色,老远就闻到成熟的气息,秋色像晨雾一样,从月见湖上四散而去。

周边的几个园子里的千亩京西稻田,连成一片的金灿灿的黄色,点燃了丰收的火炬。

这样的日子,我和秋天整日粘在一起,好像每年回山东老家探亲一样,整日去河边的沙滩上,走来走去也走不够。不知道是寻找丢失的童年,还是想遇到曾经一起天天在河边割草、游玩的伙伴们;是补偿离家多年流走的岁月,还是寻找河水上沙子里藏着的河蚬。

三十几年之后,再也找不到一只活着的河蚬,只有它们残留的贝壳,那样亲切又心疼心酸。我说不清,这故乡和秋色的感觉,如此相似。我是怕树木突然落尽了叶子吗?它们都是我爱不够的,又不知道是爱它们的什么。我是从心底里爱着它们,却不知



月见湖

街那边的老旧小区,首层都租赁出去或当了自用的铺子,有做快递运输的,有做超市的,有做消防器材的,也有做熟食即买的,还有的门面做了“蝇头小馆”。

馆子面积不大,屋里坐不了多少人,加上后厨与掌柜子的台面,再加上饮品的冰箱,另有常温饮品的罐罐箱箱,屋里几乎不坐食客。这样的馆子大都沿着马路,门口留出了大片的行人空间,路沿上摆几张方方正正的小矮桌,随手扔几只马扎子放在树根旁。

傍晚见黑的时候,食客多起来,按规矩一般请客的人先到,占一处顺眼的位置,点好要用的马扎子,拿好了菜单,问清了拿手菜品。请客,是一件很操心的事,大事小情都要心中有数。

下班的高峰期,路上的车多起来,请客的人坐在马扎上开始扯着嗓门打电话,告诉对方自己到了吃饭的地方,问一下那头的路径,是否和某某、某某某一起过来。

周围的食客们,也都点好了店家的招牌菜,比如一道醋溜肉丝,一道花生毛豆拼盘。如果请的是外地朋友,可以推荐说这是老济宁特色菜;若是请了本地好友,就成了多日不见聚上一聚的情怀。

夜晚的星星已冒出了闪闪的光亮,食客们随着桌上的饮品一格一格地减少,一个一个的空瓶,也在树下东倒西歪,聊的话题也越来越激动,越来越振奋人心。

不用故意听,就知道有说单位领导同事的,有找朋友打探心仪姑娘的,有鸡毛蒜皮的事打电话论理的,有孩子考上重点学校给大家炫耀的,有的要结婚了再和朋友吹吹牛的……每个桌上都有不同的人生故事,展露出开心或难过或兴奋或无可奈何的脸孔。

对馆子来说,他们的主角是菜品的颜色、口味和食客的评论;对食客来讲,他们的主角是心里的话语、朋友的反应。菜是下酒的,桌凳是舞台,馆子是心灵的港湾。

馆子、老板、菜品、食客,在这里走出自己的世界,走进别人的世界,又把人拉进自己的世界——一桌一世界。在这世界的偶然,必然里,点上一份情怀,忘掉一次自己,心里心外满满的人间烟火。

寒夜方向

孔培硕

我凝望这坠落的夕阳,依偎在粗壮的树干上,享受最后一丝余晖,在昏暗的傍晚,独自彷徨。

流云红晕,群鸟鸣啼,不禁一阵忧戚。风吹大地,青草稍低。如此美景,不知与谁提;如此美景,尽收泪珠里。

树梢伸向黑暗,黑暗爬下枝头,渐渐侵蚀所有,刹那,泪水洒落在地,无雾,景象却模糊。

风轻吻地平线,心扉大敞,归去,不知何时,不见五指,途中,唯独一人,向着晨曦。

霜降

美梦的开始

鲁亚光

气温降了,杀住百草的锐气。花草鸟兽们长出一口气,终于可以休憩一下了。一场秋风,拾捡着季节繁琐的心事。

蓝天变得更豁达,白云变得更澄澈;水面上,明镜把父老乡亲的沧桑,照初得了无痕迹。他们从辛劳与担忧中解脱出来,舒活舒活筋骨,仨一群,俩一帮儿,激烈地争讨早霜晚霜的话题。

枫叶,有着女人特有的矜持,听听左边说的,想想右边的话,还忙不迭地看看前前后的眼色。一会儿的工夫,脸就发烫了,一开口就羞怯怯的,脸红得像彤云:大老爷们家,吵吵什么。霜降见霜,米谷满仓。恁简单的道理,美你们的梦,去吧。

东山小鲁

捕捉秋色

郭宗忠

道何以表达,这是我一生治愈不了的心病。

在秋天,我落不下任何地方。从秘境到月见湖,又去和月见草坐一会儿,看看它开了几朵花;然后到七叶树林,在那片云杉树林下,仰头许久;还要转到金河湾,去看大柳树的遮蔽下,流水带走了我的多少时光。

我还是乐此不疲,被它的树荫蒙蔽着不愿醒来,好像只有在这树下,才有我能抓住的时日;然后,顺着金河湾与颐和园虎皮墙夹着的新修的步行道,一直要走到泉水涌出的地方。

我还要去夕光湖,然后去稻浪流香的玉桌边,坐下来喝一壶茶,歇歇脚;还要去往北长河,到功德寺的小园子里,看看那些红色和黄色的落英。

等我返回夕光湖的时候,满湖的夕阳余晖和晚霞,让我看着最后一抹隐入了苍茫的星际,我依然坐在湖边的木椅上。这些微妙的天光水影,以及游动波光里的黑水鸡和白骨顶鸡,还有野鸭和鸳鸯,它们回到了芦苇和蒲苇的巢里,湖水终于平静下来。

我都不知道,我是怎么恋恋不舍地,踏着夜色顶着星光走回家的。

我们的节日·重阳节

流年

灿烂的笑脸

图文 许双福

每年的重阳节前夕,摄影协会都要组织一次为山区老人拍照活动。通知一经发出,名额很快就报满了,30人左右,每个人拿出50元钱的相框和放大洗印费用,将照片放大装帧好,送到山区老人们的手里。

会员们开着私家车一块出发,到了村子里,再分成几个小组。遇到有行动不便的老人,就到家里为他们拍照。

今年去的是蓝田县的黑沟村,离市区有个七八十公里的路程。一大早,会员们就赶到集合点,两个来小时就到了村子。在山路上绕来绕去,上了一个大陡坡,就看到了村子的大门楼子,已经有村民在这里等我们。

把车开进了车场,我有些纳闷,一个深山里的村子,建这么好又这么大的停车场干什么,真有些太奢侈了。仔细一



每年重阳节前后,我都想写写自己朝夕相处的那些老人们。

我是水务公司的抄表员,连年服务在多个老旧生活小区。春秋来秋,寒来暑往,不知不觉中,我对小区的住户越来越熟悉。老人们见到我都很亲切,虽然他们不一定都知道我叫什么名字,却并不影响我们真诚的交往。

我骑个旧自行车,到了哪个小区总是招呼声不断,老人和花草树木都是小区最美的风景。我在抄表闲暇或遇到一些要问的事,先想到的就是这些热情的老人们。

有事没事的,在他们的门口坐坐歇歇,请他们帮忙打听某某住户的用水状况。先前在胜利四村抄表的时候,最北楼的1层住着李大爷老两口。李大爷身材高大硬朗,常常戴着护袖,一双大手喜欢在对面小平房劈砍捡来的废木材。

小平房里有个竖着烟囱的老虎灶,李大爷几十年来蒸馍、过年烧大菜,都用火势旺盛的老虎灶,烟囱里的烟,不直接排向天空,而是通过地下隐蔽的管道,引入楼内厨房的烟道。

这老虎灶蒸大馍真是好啊,馍都蒸开花了,离个十几步远,馍的香气都能闻到。有时可巧遇到李大爷,又赶上刚蒸熟馍,他就掀开锅盖,热气氤氲中硬要我吃一个馍。

我忙着钩开表箱水泥盖板,又要记录吨数,李大爷拿着还烫手的馍就递过来了。我说等会儿再吃,李大爷是个急性子的实在人,伸腿拦着表箱,非要我吃了再干。我的手时而要清理水表上的积尘,勾头弯腰,再呼啦脑门上的汗,手脸上也弄得干净不了。这时我也不在乎,接了热馍就吃。

李大爷看我辛苦的样子,又快步进屋拿毛巾,我再撇过去说,不需要,真的不需要!他接着再把谁家是新来租房子的,谁家太阳能又漏水了告诉我。李大爷说,小韩放心吧,有我老头子在,这个月到了交水费时间就让他们交掉。这些话,让我听了暖心痛快。

胜利二村多住的是铁路单位的老人们,20世纪80年代初建的楼房,20多栋墙体斑驳的5层楼,里面矗立着许多枝叶

在这样的行走里,我每天都去看看六柳桥东边的一棵黄桷,仔细看它的同一片树叶,它的纹理的蜕变,有了一天比一天浓郁的红晕。我想看一片树叶里能捕捉多少层红色,它的细微的情感的波动,面对每天的秋风,是怎样梳理打扮自己,要多少不同的胭脂,才让秋天一天天走向了斑斓?

秋天,连一片树叶都过着精致的生活,它们不会厌世,哪怕知道命运的手,在一阵凌厉的风中,会让它们走向死亡。但是,它们活着的每一天,从不敷衍自己,叶脉里流动的都是阳光的温暖和亮色。

这叶子里有它们的自信,豁达,简洁,通透和平静。这些情节里是无穷无尽的变化,秋色也是一年连接一年,没有绝对的相同,也因为带着人的不同感情,而有了岁月不同的情怀。

那从在春天与远方来的朋友一起欣赏花儿的丁香树,只要经过它身旁,都会格外地多看它几眼,特别到了秋季,会从它叶子的细微的变化里,感叹时光的迅疾,以及友谊的珍贵。叶子由绿变黄变红的氤氲里,也有了别后的牵念。

黄桷树下一棵新生的黄桷树,仅仅两三片叶子,也像秋色的小手可爱地摇动着。这些粗大的树,就是这样的小苗长成的。在从瞭望塔去七叶树林的山坡上,一棵小枫树高不盈尺,却在层层叠叠的枝条上生有42片树叶,黄的,红的,青的,绿的,随季节的律动,感受秋天色彩的细腻。

树叶怎样从春天开始吸收阳光、空气和水,怎样从冬天开始积蓄能量。所有的能量成了一个个叶绿素的分子,然后,无数的叶绿素分子集合起来,组成一个个囊状的能把阳光和水和空气转换成叶绿素的植物细胞?以百万计的细胞构成一片树叶。

42片树叶的小枫树,经历了多少磨砺,才长成了这总是被忽视的样子。每一片叶子的生长,千万种色素的渐变,在同一棵树上,也在传递着共同走向秋天的神奇又神秘的信息。树木的飒飒作响,是只有它们才读懂听懂的语言,难道不是它们合唱的声音吗?

在这样的号令里,树叶们排着队似的,从秋风中领取五颜六色的纱巾般的缕缕秋色,连最小的只有两片叶子的七叶树的小苗也不会错过。

在秋天,我更像是一片树叶,生怕错过了领取秋色。每次的眨一下眼睛,在我的心灵的画板上,就有一幅秋色的画卷。眨眼间,一幅连接一幅,用爱和珍惜时光与生命的心灵,捕捉这五彩斑斓又美不胜收的秋色。

(作者系媒体人、军旅诗人、散文作家)
■听松 摄影



在这里生活,已经熟到了心里,不分彼此。看着他们的谈笑,我们也沉浸其中,感受开心的时刻。

中午时分,村民们为我们做起了大锅饭、大烩菜,浓郁的人间烟火,扑鼻的饭菜香,让人很是享受。

当我们向做饭的师傅们道谢时,他们憨厚地笑着说:“你们那么远来到我们山里,为我们的老人拍照,吃着大锅饭,我们心里都过意不去。”

一天的时间,听到了太多爽朗的笑声,看到了太多张灿烂的笑脸。其实,我们比这些老人更开心,把美好的瞬间融进了心里。

大运之河

我去我家抄水表

韩国光

茂密的大树。有些老人习惯了在小区树荫下拉呱叙话,三五个人或更多的人坐在一起,旁边或许还蹲着、卧着可爱的小猫小狗。

在9栋3单元的位置,有一棵树干弯斜的石榴树,在树的北面牢牢支抵了一根树棍。有一位拿小推车扶手当拐杖的老大娘说,石榴树太老了,老得也像她的腰身直不起来了。

这位老大娘穿着红灰格子的长衬衣,腰弯得很厉害,双手离了小推车扶手只能靠撑着膝盖挪动脚步。每次我见了老大娘,就亲昵地喊她一声,但她耳朵有点背,有时听不见。

天冷抄表时,她见我右腿跪在地上钩箱盖,就把一块棉垫子递到近前说,腿不能受寒,以后年纪大了会出毛病。我不忍心跪在棉垫子上面,这棉垫子摸摸还热,是刚从她坐的椅子上抽下来的。

我要把棉垫子给拿回去,老大娘却不肯。我只好把准备擦水表的另一块布铺在地上,然后再把棉垫子放在上面。她见我右腿跪在了棉垫子上很高兴,满脸笑着说,这样好,腿不受寒了。

这位老大娘的老伴健在时,我去抄表的时候,老两口都很客气。他们家的门上,挂着一块金黄闪亮的光荣牌。她老伴原来是部队的一位营长,在我出生的前一年就参军了,我亲近地称呼他老营长。

我也是退伍军人,那年刚挂光荣牌不久,我发现那块牌子挂得稍微有些不正。他说光荣牌是社区的人钉的,那天正下着雨,稍微有些不正也不碍事。

我从老人家里搬出了一大一小两个凳子摆了起来,拿上老虎钳、锤子,就站到了最上面的凳子上,细心调整好了光荣牌的位置,再重新给钉上。老营长感动得连连拍手说,这下看着舒服了,真好真好!

两位老人担心我的安全,一左一右的,一直给扶着凳子。我从凳子上跳了下来,立正给老营长敬了一个军礼。老大娘说,你今天辛苦了,真怕凳子摆不稳呢。

到了去年的时候,又一次遇见老大娘,我还没开口,老大娘的眼泪就滚出来,哽咽着说,老营长突然走了。我每隔3个月才去这个区域抄一次表,听到这个



李晃,七零后,湖南隆回人,被诗歌界誉为“诗侠”。《侠客行》是他新近出版的一部诗集,128首集萃之作,珪璧30载,宏构一部颇具气势的诗篇。

果如诗人杨克所言,从故乡到异乡,在“别人的城”,都市的种种隔膜,行吟走笔,在山河形胜中行走,也在尘世行走,满纸是诗人的行迹和心声。故乡是永远的牵挂,故乡里的人和事是诗歌永恒的主题。乡情、乡愁、乡恋,依恋与冲突、憧憬与迷惘,塑造一个特立独行的李晃。

现代诗不苛求押韵,但有音乐性,很多是之于口语的语言;但口语看似平常,却不平常,必付于张力。生长寂寞,抒发愤懑,更要生长善良与慈悲。

请读《清明》:这一天,杏花/眼睛哭肿了/以杏花命名的小村/酒家随处可见/不用好心的牧童遥指/随意找一家坐下/喝上一小盅/脚步遂跟跑如风/而雨是不请自来的客人/陪你一路哭哭啼啼/有纸钱飞舞/幡片呼天喊地/娘——归来兮/一棵棵站立着的/枫树跳弯了脖子/总感觉一种声音/在土堆里/轻轻喊着/自己的乳名。

这首诗一下子击中了我。恍惚中,我记起自己也有过这样的哀伤,在父亲母亲的坟前。思念成幻,这样说也不对,应该是对母亲的离去,诗人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。一种极度排斥与渴盼,还有一些更难用语言表述的情绪。读来,让人泪目。

和这首诗歌遥相呼应的是《喊魂》篇,沿着星光对着月亮,母亲喊丢魂的儿子,喊回一个活泼泼的儿子。小时候,偶有小恙,母亲也这样喊过我,这近似于神性的推崇方法,在民间被母亲们无数次践行,触动的是人的感同身受。

许多年后,儿子在坟前喊父母已远赴天国的魂魄,只能寄望于梦魂。人间亲情,几度轮回。不同的是情状,不变的是亲情。表达的不仅仅是悲伤,还有感恩。苍凉,悲伤,又充满温情。平常的现象中写出来不平常,这是诗人另一个值得称道的地方,很是让人心动。这样的句子,诗集《侠客行》俯拾即是。

诗歌的意义在于这样的张力,隐喻、含混、悖论、反讽,相互冲突排斥的矛盾体,在诗歌里达到平衡。这是诗歌语言的一个要素,揭示意象,营造意境。柏拉图对诗歌下了绝妙的定义,悖论,也是柏拉图的一些互相不同,甚至互相矛盾的诗学观点。与其说读一首好诗,不如说是读出来作品中这样的语言和意象,李晃的诗歌正是给予我这样的阅读体验。这样的诗歌适合细读,细品。

且读《以梦为马》:我敢把人类历史的内裤/勇敢而无情地撕开/让本真的面目与丑恶/统统露出来/我追上了光明/一路上习惯了黑暗/正如我掘到黄金般的诗歌/吹尽了狂沙/最美丽的风景尚在天涯/我以梦为马,漫步天下。

又如他在《给种猪让路》不愿给“臃虫”似的轿车让道,却愿意站在泥泞的公路上给种猪让路。

《拒绝》里写道:耳朵拒绝不了麻雀们的话嘈声/却拒绝那些四季都披着羽毛的家伙/站在同一个现场/我拒绝合唱。出离愤怒,反诘。“马背之上/剑在手,琴棋书画在行囊”,奔跑路上有诗歌相伴,人生亦快意。真的性情,美誉诗侠,实在是妥帖。

《侠客行》尽是来源于诗人自身的生活体验,生命的感悟,吟诵生命的终极意义。这和一些只是一味沉湎于自怨自艾,天不厚我,或者愤世嫉俗的所谓的诗人,是别样的境地,是大大与小我的卓越之处。

人世间的行走,有许多遭际,许多感怀,有各种不愿与人言说的伤痛。这些都可以借由诗,寄情于浪漫的理想,继续于里,消散那些负面情绪,往往是任何事物难以企及的享受。如此,生活有诗,有诗和远方,当是至高的物质与精神的追求和享受了。

(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,生态文化重点作家,广东省、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)
■心飞扬 摄影

泉之林

微山湖乡情

李兵

百股惊喜徜徉,眺望追随梦想翱翔,留恋水天辉映的 red霞,一任往返辗转,万千气象临摹了筑梦的前方。追溯文韬武略,微山岛的三贤墨告白了时光。

微山湖的儿女淳朴豪爽,绿澄澄的湖水全是玉液琼浆,满贮的爱恋泛烁灿烂的希望,沁人心脾的风情早被酿造窖藏。

干杯吧!美丽的梦也是醇香的酒,敞开心扉,淋漓酣畅。有这湖光山色的滋养,就品读出酒中蕴涵的梦想与脊梁。

我的老兵兄弟

崔浩然

那是一次生命的闪亮,鲜红的五星映照着青春阳刚。那是一个生命的走向,领花和肩花飘荡在钢铁肩膀。因而,你知道团结就是力量,你懂得百姓就是爹娘,你誓言男儿就当自强。

戎装染绿疆场,你是万木丛中最靓的颜色。军营锤炼模样,你是鹰击长空最美的翱翔。

边关凿峰犁浪,你是冰雪哨所最旺的焰火。星月相知柔肠,你是祖国母亲最疼的儿郎。你自问:当兵后悔两年?你自信,不当兵后悔一辈子。那些摸爬滚打攒足了一身财富,曾经的急难险重积蓄了一家当。

亲爱的战友啊!打开那段青葱岁月,你自豪——“军人,是生命的第一品牌”,你的质地就是民族的雄壮。你勃发的军姿暖红了彩霞,就是那些季节的彩色,把你塑造得帅气、俊朗。

我的老兵兄弟啊!穿越那些流年时光,你骄傲的军旅,是祖国的荣辉。你争锋的身驱守护着乡亲,重义的乡亲感念着你的高尚。就是那段当兵的历练,把你打造得果敢、仁爱、坚强。

还是那杆旗啊,还是那铁打的营盘。“若有战,召必回”。走得再远,咱也是“八一”军旗下的铁血儿郎。还是一个兵啊,还是那衣装,还是那担当的情怀,还是那刚强的硬朗。

军旗飘扬——山壮水壮军魂壮,军号嘹亮——月也亮啊星也亮。那颗不忘的初心啊,让老兵兄弟走得正,行得直,无惧无畏,无愧无悔,“雄赳起,气昂昂”。

且读《侠客行》

胡笑兰